

雪山草地长征路

一家五口的长征路



图为杨金莲一家,前排为杨金莲、后排姜萍(左)、姜德成(中)、姜秀英(右)

动员苏区青年参加红军,是各级革命政权支援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苏维埃政府利用大会动员、文字宣传(布告、传单、标语)、联欢会、访贫问苦等形式,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动员贫苦青年参加红军。在川西北的理番县(今理县),就有一个一家5口人在母亲板登卓的带领下参加红军的故事。

板登卓,又名杨金莲,1875年出生于四川懋功县(今小金县)一个农奴家庭。成年后与一内地进山区谋生的汉族男子结婚,定居抚边乡王家寨。后来丈夫病逝,便带着孩子逃难到理番县朴头,不久与当地汉族男子唐洪山结为夫妇。因生活所困,板登卓带着小儿子唐志泉给人家当帮工,大儿子姜德成在牧场放牛,大女儿姜秀英被迫当童养媳,小女儿姜萍被卖作家奴,丈夫唐洪山则游走四方做郎中,生活十分艰难。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西进岷江上游。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创建了松理茂赤区。唐洪山积极支持红军,秘密为红军送情报,因表现出色被推选为朴头村

苏维埃筹粮委员会委员。在一次筹粮时,遭遇反动武装的袭击,不幸牺牲。唐洪山的牺牲,令板登卓全家生活更加艰难。这时,当童养媳的姜秀英迎来生命中的巨大转折。她认识了理番县苏维埃女主任陈再茹,并在其引导下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县苏维埃保卫局工作,担任通司(翻译)。姜秀英一边帮助红军筹粮、宣传和翻译,一边盘算着如何找到自己的家人。

已是花甲之年的板登卓通过在赤区的耳闻目睹,从切身的遭遇、经历中,深深领悟到“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解救穷苦番民”的真理。在大女儿姜秀英鼓励下,板登卓带领大儿子姜德成、小女儿姜萍和小儿子唐志泉毅然举家参加了红军。他们帮红军翻译、宣传、筹粮,成为活跃在松理茂赤区的少数民族生力军。

长征路上,板登卓在红一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通司。虽然年事已高,但在转战雪山草地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却能始终与革命队伍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她在努力做好翻译、宣传讲解工作的同时,还尽力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

措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坚定的信念、理想的驱动下,板登卓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成功走完了长征之路。很多红军战士都亲切地叫她“老妈妈”。到达延安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给板登卓起了个汉名——杨金莲。杨金莲被分配到后勤部工作,后来又意外与两个女儿相见。大儿子姜德成因带着红军翻雪山时,双脚被冻伤,没办法跟随部队继续前进,为了不拖后腿,他返回理番县朴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人才得以相见。小儿子唐志泉参加红军后,长征时被编入西路军,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杨金莲随所在机关转战山西、河北,进京后被组织安排在中直机关休养。1977年11月病故,终年10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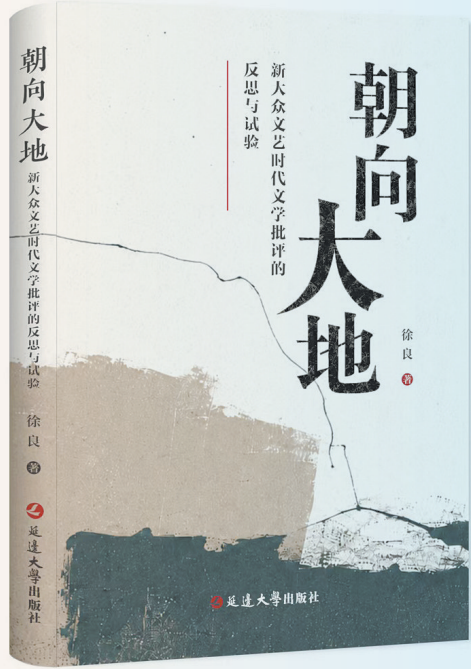
大女儿姜秀英参加红军后,先在理县保卫局当通司,后跟随队伍西进至金川;建立中共大金省委时,在省保卫局担任通司,后又奉命到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粮食科工作。在金川工作期间,虽然每天吃野菜,但她从不觉得苦和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她已经从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一次,她和另外两名女红军战士在家留守,突然被敌人包围,她临危不惧,紧闭房门并爬上寨房用石头猛砸敌人,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翻越雪山时,她脚趾被冻坏,避空袭又遭碰撞骨折,在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她借来小斧子砍掉断指,用柴灰涂敷伤口简单包扎后坚持行军。过草地时,姜秀英用牛皮裹脚走走爬爬,以坚强毅力走出草地。表现突出,陈再茹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在机关工作,进北京后在中央直属机关档案部门工作。1997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

14岁的姜萍随母亲、姐姐一道参加红军后,在红四方面军随军家属队当通司、宣传员。在组织的照顾和年长同志的关怀、帮助下,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过被服厂建设、医护、剿匪等工作,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各一枚。2014年9月15日病逝于武汉。

如今,在杂谷脑河畔理县朴头半山坡上,红军墓园正式建成,这里长眠着杨金莲、姜德成、姜秀英、姜萍、唐志泉一家5位红军战士,跨越了大半个世纪革命生涯的理县英雄儿女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来源:州委党史研究室)

书评



唐雪元 文/图

近日,青年评论家徐良寄来新著《朝向大地——新大众文艺时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与试验》。手捧这本25万余字的理论集,我心中生出几分羡慕、欣喜与敬佩。

书中提出“新大众文艺时代”这一重要概念,对当下文学批评现状展开系统反思。徐良认为,文学批评不应高居创作之上充当审判者,也不能沦为简单的宣传工具,批评本身既是独立创作,也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批评的使命,应当立足中华本土审美,挖掘作品的精神价值,捕捉大众审美共鸣,打通专业评判与大众共情。全书分为引言、理论反思、批评实践、文体分论等板块,案例翔实,说理通俗,主张继承传统文论精神,强化大众意识,观照大众情绪,探索适配全民创作时代的中国自主文学批评话语。

书名《朝向大地》朴实真切,恰如作者为人。几十年前,文学还是少数文人圈层的专属,普通大众阅读、创作都受诸多限制。而今时代已然改变,外卖小哥写诗,打工人书写随笔,各行各业普通人借助网络投身文艺。“新大众文艺”提出之后迅速成为文坛热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外卖诗人王计兵、矿工诗人张二棍站上领奖台,标志着全民文艺时代已然到来。

这股文艺热潮有深厚的历史脉络。从五四文艺革新、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扎根人民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伴随文化自信提升,加上网文、短视频、公众号等数字媒介赋能,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如今写作者大致分为三类:专业作家守住文坛基本盘;跨界创作者带来多元新鲜视角;素人写作者接续打工文学、乡土写作传统,把底层的喜怒哀乐诉诸笔端,构成新大众文艺最鲜活的底色。媒介迭代催生网文、微短剧、纪实短片等多元形态,文体边界不断消融,各地文联搭建平台扶持民间创作者,全民文艺生态日趋繁荣。

然而繁荣的创作背后,文学批评却略显滞后。部分学院批评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堆砌晦涩术语,生硬套用外来框架解读中国本土故事。这类批评文章仅仅服务于职称与期刊发表,脱离作家与普通读者,陷入自我闭环的学术自嗨。与此同时,批评界两极分化:学院派曲高和寡,民间读者点评鲜活却缺少理论支撑,二者难以对话。其实我国古代文论资源丰厚,“诗言志”“兴观群怨”,以及《文心雕龙》《人间词话》等,提供了契合国人审美思维的理论体系,不必一味向外求索。

《朝向大地》给出可行的解决路径:学院的严谨与大众的通俗完全可以兼容。正如评论家李建军,其学术写作恪守规范,面向大众的评论专栏则直白恳切。书中融合金圣叹文本细读、张莉对话式批评等方法,提炼出批评的核心是“发现”。好的批评不在于理论堆砌,而是沉潜细读文本,发掘闪光点,客观指出不足,搭建起作家和普通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就不同文体而言,评判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小说不必割裂严肃与通俗,雅俗可以共生;幻想文学、儿童文学不能脱离现实内核;现实主义创作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民生等现实题材,文本细读是读懂作品的根本。散文突破单一抒情模式,纪实随笔、乡土短文虽篇幅短小,亦可承载时代记忆与人间悲欢。诗歌鼓励创新,但不能割裂文化根脉;报告文学贵在纪实求真;各类跨界文体,只要书写真实、传递正向价值,就值得肯定。

新大众文艺浪潮扑面而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过去不少批评悬浮高空,堆砌外来术语,脱离现实土壤。未来的文学批评,应当朝向大地扎根,善用本土文论资源,褪去晦涩的理论外壳,写出作家有共鸣、老百姓读得懂评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让文学批评走出小众学术圈层,成为发掘民间佳作、沟通大众心灵的纽带,用有温度、接地气的评论,助力文化自信,让中国本土文艺话语真正深入人心。

立足大地,拥抱大众

读徐良《朝向大地——新大众文艺时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与试验》有感

影视漫谈

yingshimantan

“牛来”牛不牛

罗坤

近日,国产动画电影《牛来》意外走红,不少观众直言:见过制作粗糙的影片,却没见过这般质感的作品。

一部画面肉眼可见粗糙的草根动画,反倒成了院线黑马,其实并不难理解。

《牛来》的制作水准确实粗糙:角色造型怪异、频繁出现穿模问题,人物动作僵硬迟缓……但它粗制却不滥造,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导演信雨萌是一名普通“90后”,凭着一腔执念独自攻坚动画创作,母亲孙丽芳全程鼎力支持,母子二人组成了极简剧组:导演负责动画制作,母亲承担编剧、主题曲演唱工作,后期配音也由母子二人共同完成。

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草根团队,耗时五年全程手工打磨,硬生生完成了一部动画长片,成功登陆院线,圆了自己的电影梦。如同草根创作者张雪机车一般,《牛来》的诞生,是普通人逐梦逆袭的鲜活范本。

影片围绕牛妈妈与儿子牛来这对母子展开,核心主旨是孩子终会长大远行,在离别之前,要学会独自勇敢面对生活。

刚出生的牛来伴着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入梦,梦里遭遇毒蛇袭击,自此心底埋下恐惧的种子,就连外形相似的树枝,都会让他心生畏惧。行至小溪边,牛来不敢渡河,身后又有蛇的威胁,只能硬着头皮一跃而过。之后他偶遇一只孤苦的豹子,二人朝夕相处,渐渐成为挚友。因猛兽出没,牛群决定迁徙,牛妈妈对豹子心存戒备,执意将其抛下,两个小伙伴只能不舍告别。迁徙去往新绿地的路途艰险,牛来数次体力不支晕倒,牛妈妈始终哺乳照

料;途中又遭遇狼群围困,危急时刻豹子赶来相救,带着母子爬上树脱险,还为他们寻觅野果充饥。惊魂未定之际,他们再次遭遇猛兽袭击,牛妈妈让牛来和豹子先行撤离,自己选择牺牲断后。

多年后牛来长大,在与狼群搏斗时,意外遭到变形机械的攻击,豹子如同当年的牛妈妈一般,挺身而出护住牛来。为了不让机械怪物牵连整个牛群,牛来决定独自迎战。镜头切入牛来的内心世界,他与云雀对话复盘这场危机,耳畔缓缓响起牛妈妈的声音,这一刻,他终于学会独自直面困境。望着梦中牛妈妈牺牲之地的那棵老树,看着身边如同父亲般的豹子,牛来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整部影片的剧情处处透着质朴的趣味笑点:“牛来”的名字念出口时自带喜感;牛妈妈纵身跃过小溪、网络热议的蛇登场片段,搭配“牛来撞树上了,该哭的难道不是树吗”的台词,令人忍俊不禁;狼群动作机械僵硬,数量还从三只莫名变成四只;牛来给豹子投喂特制牛奶的台词直白接地气;离别时顶额头的仪式、蜷坐休憩的画面,都带着朴素的喜感;牛妈妈背上始终固定着忽大忽小的水杯,配音里随性的语气词,种种业余的细节,反倒生出别样的趣味。

在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里,拍摄院线电影是遥不可及的事,是头部公司、专业大导演的专属领域。可制作简陋的《牛来》,依然成功站上了大银幕。这给无数心怀梦想的普通年轻人带来了启示:当下AI技术普及,网络渠道畅通,一部手机就能完成创作,只要怀揣创意与热爱,即便出身平凡,普通人也能靠坚持实现逆袭。



图片来源于网络